

# 老街 老店 老匠人

## 建东街:不只是一条路

□ 实习记者 冯倩楠 记者 赵婧



建东街上围着观看下棋的老人们

树荫下的老人们围着棋局,竹躺椅上摇扇闲聊的小店老板,几块钱的推车移动理发馆,香飘四溢的美食摊子,裁缝铺、修鞋铺这些别处已不太常见的小铺子……行走在西安市建东街,连屋舍窗棂、榕树枝干都仿佛散发着市井气。

建东街是东西横街,东起经九路,西抵雁塔路北段,长1460米,串起了经九路、乐居场、太乙路、安东街、安西街、雁塔路六条南北通道。

建东街和太乙路十字往西三五米,有一处里三层、外三层围着的棋摊。王大爷眼看在外圈挤不进去,就给记者讲起了建东街的历史。“这条街于1957年建成,为啥叫建东街你知道吗?因为街上建筑单位多。”

陕煤化集团公司、中铁一局建安公司、西部建筑抗震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、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……建东街因建筑单位相对集中而得名,也因这些单位入驻带来的人才集聚和经济推动得以发展。“公司成立40周年,1990年的时候搬来的,陕西历史博物馆、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、法门寺和十舍利塔这些地标都是我们公司的项目。”作

为陕西三建的老员工,王大爷对三建曾经的“辉煌”如数家珍。建东街不得不提的“1号”单位是西安第一印刷厂,也就是老建东人嘴里的“一印”。更早以前叫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印刷厂,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,是西北地区第一家现代化印刷厂,也是西安最早的印刷厂之一,在建东街上是“地标”担当。

站在“一印”门口,斑驳的墙砖、年代

感十足的厂房瞬间把人拉回上世纪,但进到厂内,就会发现别有“洞天”:艺术餐厅、图书馆、影像空间、创意公司潮玩打卡地……一场新奇体验之旅就此开启。据厂办工作人员介绍,目前,“一印”多数业务已迁到周至厂区,但厂里的一些旧元素、符号都被这里的“租客”保留下来了。“好像变了,又好像没变。”门卫师傅说。

正是因为这些国有单位及家属院的

“落户”,建东街才有了今天的“烟火气”。1979年,面积达2400平方米的建东街集贸市场在此建成,“那时街上还没有这么多店铺,不光建东街上的人,方圆10公里的人都来市场买东西,可热闹了。”提起老市场,老建东人孙师傅满满都是回忆。

现在的建东街,孙师傅用“公共食堂”来形容,“啥都有,又便宜,又好吃,就像过去的‘公共食堂’一样”。在各种社交平台上,建东街美食已被多位“网红”打过卡,是博主们口中可以“从早吃到晚”的西安美食老街之一。

一大早,老丁家胡辣汤、李老四腊汁肉夹馍已人满为患;中午去雷式灌汤包、兄弟面馆能一顿吃饱;到了傍晚,四川麻辣冒菜、杨家粉蒸肉、武汉人鸭脖王“建东街三宝”早已排起长队。逢年过节,都得在开了25年的邹家炒货买点儿花生、干果,下雨天想在家涮火锅,去老马家就能吃上现切的牛羊肉。沿着街边从东一路向西,无论是穿着校服的学生、步履悠闲的老人家,还是光着膀子的年轻人,都能找到满意的大饱口福之地。

然而建东街的精华远不止于此,还有许多不起眼的小店铺和人,他们一起构成了建东街,也见证着城市变迁,承载着人们的情感与记忆。



正在修理钟表的老郑

□ 实习记者 马允翼 记者 满淑涵

60出头的老郑,蓄着10厘米左右的花白长须,扎着丸子头,任谁都看是一副老艺术家的装扮,但他手上握的却不是画笔,而是螺丝刀。在建东街和太乙路十字南角,“老郑钟表修理部”七个大字在一块年代久远的红色大招牌上吸引着路人的目光。

早上8点,老郑准时进门,侧着身子穿过摆满钟表的柜台,打开修理台上那盏陪伴他二十几年的台灯,拉开椅子,一只手戴上单眼放大镜,另一只手操起螺丝刀,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——对手中的表进行严谨又细致的“手术”。

老郑在钟表行业摸爬滚打有42年了,他对钟表的情怀,在这间十平方米的店铺内可见一二。从清末民初德国的古董钟,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常见钟表,再到近两年回收的现代时钟,店铺的钟表墙俨然一部“近代中国生活史”,满满当当挂着他高价回收的各式钟表。也有因为陈旧而无法修复的钟表,但他仍高价回收保存,“卖不出去不要紧,挂在店里看着舒服。”提起自己的“宝贝”们,老郑一改严肃,眯着眼睛笑着说道。

“修表,是我前半辈子的生计”

上世纪80年代初,老郑进入表厂跟着师傅学手艺,“那时走在大街上,穿着长袖衬衫也得撸起袖子到胳膊肘,把手腕上的上海牌手表‘刻意’露出来。”回忆起手表兴盛的年代,老郑眼里闪着光。

好景不长,1988年,因体制改革,表厂倒闭,只会一门修表手艺的老郑开始了摆摊修表的营生。得益于手艺高、口碑好,老郑积累的“回头客”越来越多,没几年,小有积蓄的老郑就开了自己第一家几平方米的小店。

上世纪90年代,受到南方生产的电子表的冲击,机械手表日渐落寞,修表的生意越来越难做。“当时明显看到这门手艺不景气了,时代在进步,对修表的需求也越来越小。”那几年,老郑在另谋出路和继续开店间“摇摆”。

那时,来修表的顾客大部分都是老年人,看着一个个蹒跚的老人带着期望来找自己,老郑决定继续下去,“有人需要,店就不能关。日子嘛,熬一熬就过去了。”老郑笑着说。

“修表,是我后半辈子的情怀”

“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手表只是个工具,但对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来说,手表代表着人生大事。”老郑说,手表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结婚必备“四大件”之一,它可能是人生第一份工资奖励自己的礼物,也可能是过世亲人的遗物、久别重逢的信物……每块手表都有不同的故事。

有老人来店修表,问了价格觉得贵,不打算再修时,老郑就会给他们打“骨折”,“七八十块的修理费只收一二十块。”老郑说,每块手表都凝结着老人的记忆和思念。

前几年,有个西安交大退休的老教授,拿着一块坏了十几年的手表来,此前他已去过多家修理店都没能修复。老郑拆开后发现,这块表需要换一个小零件,但因年代久远,又是进口的,市面上已找不到那个零件了。经过钻研,老郑自己还原出了零件,让停摆了十几年的指针重新开始走动。

“他特别激动。”老郑说,本来100块的修理费,教授非得给200块,并对他说:“这块表对我意义重大,这钱你不拿上,我心里都不舒坦。”这让老郑一直记忆犹新。他说,修表修复的是时间和那段珍贵的记忆,这也是修表的最大意义。

“修表,也要活到老学到老”

修表不仅费心还费眼,已让老郑的老花镜度数飙升到了400多度。

“修表是门手艺,也要活到老学到老。”老郑说,时代不断进步,消费高了,高端手表品牌很多,不同国家、不同品牌的手表零件差异性很大,市场更迭又快,想修好表必须不断学习。

老郑喜欢琢磨没见过的表,拆新表琢磨研究是他的乐趣所在,“万变不离其宗,一定能搞清楚的。”他说。

“这家店我会一直开着。”值得欣慰的是,老郑的钟表修理部后继有人,他19岁的女儿从小耳濡目染,已在店铺帮忙2年了。“普通的表她现在都能修,去年还去中国钟表研究所西安基地进修了一学期。”老郑一脸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女儿进修学习的照片。

“有门手艺在,不管在哪个时代,都能好好生活下去。”转头看向身旁理头修表的女儿,老郑一脸欣慰。说话的当口,一台四十年老钟开始报时,响起了“滴答滴答”的整点钟声。

## 22年修理铺:成便民服务点



正在维修自行车的王安民

□ 实习记者 冯倩楠 记者 赵婧

“这钥匙转不动了,师傅给咱抹点油。”5月31日,西安二建医院南门外,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修理铺前,一位阿姨掏出一把钥匙,递给正在修理电动车的王安民。王安民二话没说,捞起地上的专用润滑油,往钥匙上一倒,随后递给阿姨钥匙主人。

这种互动不超过两分钟的场景在

王安民的修理铺经常能看到。

“叔,打个气。”青年把自行车推到店门口,空压机一阵作响,几秒钟轮胎就鼓了起来。

“师傅,借个工具。”外卖“骑手”从凌乱的工具中拿起一把锥子,在自己的电动车下面撬来撬去。

附近的环卫工一声不吭,捡起店里一把小锤子,走到运送垃圾的三轮车上“吭哧吭哧”砸起来。

“时间长了,街坊邻居都认识,借个工具啥的都是顺手的事。”2001年,王安民把维修铺开到建东街上,就再没挪过位置。

万事开头难。由于家庭条件限制,王安民只读到初中,乍一转入维修行业,刚开始还有些力不从心。好在他肯肯干,自己阅读技术资料,加上不断积累经验,逐渐练出了手上“功夫”。“以前自行车多,一到放学下班时间,一拨又一拨的自行车从单位、学校门口往外涌。”王安民回忆说,后来生活条件好了,修电动车的人变多了,自己也顺应时代,自学了电动车修理。

前几天,修理铺来了一位大爷,说电动车脚踏弹簧松了,找了两家修理铺都没解决,王安民试了试,很快就把松了的弹簧挂好了。“我看大爷年纪大了,压根儿没想收钱,结果人家非要转账给我,最后只好收了五块。”

王安民注重口碑,秉承着“事小诚信大”的原则——能修坚决不换,有问题哪怕不修也要提前说清。时间久了,口碑也渐渐树立起来,成为周围居民的修理“首选”。

日复一日守着档口,修锁、修自行车、修电动车、电焊、换电瓶……王安民从身强力壮熬成满头银发。二十多年来,修理铺几乎没有什么变化,房子年久

失修,顶部有时会渗水,他自己给房顶上罩了一层厚棚子才避免了漏雨的情况。铺子里也没有空调,夏天只有一个小风扇,冬天防寒只能“穿厚点儿”,遇到有的“细活儿”,把手冻麻也是常有的事。

不舍得给自己改善条件,王安民却舍得给儿子们上学读书花钱,靠自己的一双手扎根城市,养活了一家人,还供出了一个博士和一个“预备博士”。“大儿子在德国读完博士在深圳工作,二儿子要去香港硕博连读。”提起两个儿子,王安民一脸骄傲。

电瓶车普及和汽车的普及,给修车行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,曾经热闹非凡的修理铺也日渐冷清,但王安民没想过离开这里,“在这儿时间长了,怕老顾客们找不到,也舍不得附近的‘老朋友’们”。

快到午饭时间,“老朋友”之一、隔壁餐饮店的老板送来几块西瓜,还招呼王安民过去吃饭。吃着饭拉着家常,备餐店老板摸出了一瓶酒。没喝两口,就有小姑娘来修电动车,王安民搁下筷子,趑趄拉着鞋小跑回去。

记者看到小姑娘把一块饼馅搁到铺子里的小桌上,见王安民又是拆零件又是电焊,她又从隔壁买了瓶饮料递给王安民。“我从小就在这片儿,叔看着我长大的。”小姑娘说。

## 春风理发店:50年“独家记忆”

□ 实习记者 冯倩楠 记者 赵婧

“来,到你了,过来这儿坐。”6月1日下午,在建东街春风理发店,64岁的杨西京招呼顾客坐在一把黑白相间的老式理发椅上,不用张嘴问客人需求,就默契地剪起头发。在屋子的另一角,杨西京的姐姐杨桂英正在给一名客人洗头,还有两名顾客坐在一旁的黑沙发上等候。镜子旁的角落里,一台老式电视机正在播放着国际新闻。

1972年,杨西京的母亲在建东街上开了这间十几平方米的春风理发店。那时,沿街的房子大多是办公用房或住房,街道上几乎没有商铺,作为建东街第一家理发店和营业时间最长的店铺,春风理发店承载了众多街坊邻居的“独家记忆”。

“那时理发才一毛五分钱,还要用理发票呢。”赵大爷从小在建东街长大,几乎在这儿理了一辈子的头发,是春风理发店的“忠粉”。“这家店是我十几岁时开的,我父母、我、我娃都在这儿理发,把我都熬成老汉啦。”赵大爷回忆,刚开业时,理发店人满为患,经常排队到大马路上。

1989年,杨西京母亲因腰推有疾无法继续打理小店,杨西京第二天就接过母亲的衣钵,成为理发店的主人。几十年过去,虽说春风理发店装潢简陋,处处渗透着岁月痕迹,赶不上新式理发店的“潮流”,但来店理发的客人仍络绎不绝。“主要是‘回头客’多,好多客人在这儿养成了习惯,街上的单位搬出去后,还有好多人从高新区、曲江新区专程来这里理发。”杨西京说。

“只要在这家店来过第二次的,你随便问,大家都

说好。”得知记者身份,理发全程寡言的熟客孙大爷特意叮嘱,姐弟俩理发又快又好,值得好好宣传。杨西京姐弟二人的理发手艺是母亲所教,常来的客人十有八九都是冲着二人一手过硬的功夫去的,且不管要啥发型,二十分钟内保管剪好,绝不拖拉。

费用低也是“回头客”多的原因之一。“都是街坊邻居,谁好意思收高价。”杨桂英说,目前店里焗油是四五十元,理发很多年没涨过价了,最近刚刚涨到20元。

“杨师是中老年‘杀手’。”吴叔笑着告诉记者,他自十多年前“邂逅”春风理发店开始,便一直在这儿理发,“这姐弟俩不光手艺好,平时为人和善,这也是为啥大家都专程来找他俩。”吴叔住曲江,丈母娘家住在建东街,每次从这儿回去他都要带些街上的美食,杨西京经常给他推荐,“这不,他说猪蹄没有酱肘子划算,我就买了这个。”吴叔晃了晃手中的肘子说道。

和记者想象中只有中老年人不同,来春风理发店的年轻人也不少,这离不开姐弟二人的“秘密武器”。记者看到,杨西京解开一个刚理完发的小伙身上的遮布,看到他脖子上有汗后,立马拿出柜子上的痱子粉,在小伙的脖子上拍了几下,再用软毛刷把余粉扫走。“来我们这儿的小朋友也很多,备着痱子粉,大人小孩都能用。”杨西京说,除了痱子粉,两人还有刮胡子的老手艺,这些都是时兴的理发店所没有的。

开店几十年,杨西京姐弟俩的关系还是一如既往地好。早上9点到晚上9点,是春风理发店的营业时间。因为住得近,杨西京在店里待的时间更长些,但从没什么怨言。杨桂英说,两人没有细化的工作分配,扫地、洗毛巾这些工作都是两人随机干,“谁有



正在为顾客理发的杨西京、杨桂英姐弟

时间谁就多干点儿,都是一家人,没啥计较的”。正如杨桂英所说,店内贴着两个付款码,分属姐弟二人——顾客随机扫到谁,钱就算谁的。

也有人上门来谈合作,想把理发馆改成理发咖啡馆,被杨西京拒绝了。“老顾客来是冲着原来的味道,要是变味了,他们还能去哪儿呢?”